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梅娘

妈妈 热情的天性一度被迫掩埋，

拂去尘埃仍然恣意奔放。

从二十八岁到八十一岁，

生活的残酷和凛冽并没有摧枯妈妈温婉细腻的女性情怀。

向她回眸的读者，

静下心来倾听她的娓娓细语，

审视她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

将深深体会到那个时间段所饱含的沧桑。

本书序言 · 柳青



——文匯出版社



学 · 生 · 阅 · 读 · 经 · 典

梅 娘

江啸声 选编

 —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娘/梅娘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2. 1

(学生阅读经典/萧关鸿主编)

ISBN 7-80676-031-8

I. 梅... II. 梅... III. 梅娘-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574 号

学生阅读经典——梅娘

作 者/梅 娘

丛书主编/萧关鸿

本册选编/江啸声

责任编辑/何 璟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社 址/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00 千

印 张/10

印 数/1-6000

ISBN 7-80676-031-8/I·012

定 价/16.00 元

未曾忘记的

柳 青

五 十二年前，我领着五岁的妹妹，沿着上海里弄的石头路到医院去看妈妈。妈妈刚刚在那里生了小弟弟。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但总有胆大的孩子，从门洞里钻出来，抱起结成大块的美国过期奶粉在马路上画格子；小块的，就向对面墙上扔，留下奶黄的一块痕迹。空中断断续续的响着枪炮声，每次巨响，妹妹就紧紧拽着我，往路边躲。

弟弟是暮生，三个月前爸爸乘坐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太平轮，在台湾海峡遇海难丧生。太平轮是行驶在上海和台北之间的轮船，爸爸是为说服内蒙政府陆军参谋总长乌古庭起义，在为和平进军河西走廊的奔走中遇难的。妈妈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但据报纸说只有几个船员被搭救，其他乘客都死亡了。

得知爸爸的噩耗后，我们跟着妈妈从台北来到上海，寄宿在三伯伯家，不巧婴儿又临产了。

想妈妈的动力，使我不顾一切地拉着妹妹往医院去。可一见到妈妈，我就忍不住委屈地放声大哭，我小小的肩膀承受不

了。而妈妈呢，她也只有二十八岁呀，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又临产。人们说女人临产时是最脆弱的，最需要别人的关怀和照顾。我那时从来没这么想过，妈妈是我的保护者，妈妈是强大的。

我在妈妈的羽翼下，一点没有妈妈的坚强。回到北京，我上小学不久，就考上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班。约定妈妈每周三中午来看我，因为每周日回家一次，对我来说太长了，忍不住要想家。如果妈妈因为工作、外出采访（她那时已经在农业电影社工作），而不能如约到达，我就开始哭，一直哭到她出现为止。我可以撒娇、任性，因为我有自己的、爱我的亲妈妈。妈妈小时候却不能，她的亲妈妈被掌家的娘赶出家门，不知下落。她最幸福的时刻是被爸爸像小行李一样地带来带去。可爸爸在她十六岁时，撒手而去。我从没设身处地为妈妈想过，因为她是我的妈妈。

十一岁时我出演了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中的中队委员。那时儿童片不多，我们就成了孩子中的佼佼者，经常参加国际儿童联欢、给外国友人献花等荣耀的活动。妈妈每次都精心打扮我，她总能想出与众不同的花样，使我显得分外的美丽。她没有流露出一丝愁容和痛苦，虽然那时“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她被冤枉地定为“重点审查对象”，每天要交待问题、做检查。她在解放前用青春的呐喊，写出的反封建、反压迫的文字，被当作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甚至黄色的东西来批判。她在日本帮助爸爸，变卖首饰给新四军买药、送药的爱国行动，被说成别有用心。爸爸为地下党工作，被说成是特务，而妈妈是负有特殊使命从台湾潜回大陆的“特务嫌疑”。我后来从自己的经历中懂得，这种委屈和冤枉是锥心的，知识分子视清白胜过自己的生命，其不可忍受之痛楚能使人椎心泣血。古人喊出：士可杀，不可辱。只有

当自己身临其境时,才能真正体会。妈妈把一切都承担了,都挡住了,没有一丝压力落到我的头上,我照常欢歌燕舞。妈妈看到我这样健康、幸福地成长,大概是她内心最大的安慰,她不愿让我们重复经历她在旧社会遭遇的种种不幸,满怀信心把我们带到新中国,为此她忍受了不该有的一切冤屈。

十五岁那年,我为参加夏天即将举行的北京市游泳锦标赛在太阳宫体育馆加紧游泳训练。晚上骑车回家,邻居惶惶地告诉我:“你妈妈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这对我实在是太突然了,妈妈不肯让我分担她的痛苦和不幸,我竟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事后,她的单位农影通知我们三个孩子,她被划为大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了。当时妹妹十四岁,弟弟只有九岁。一向脆弱、骄娇二气的我,不知怎么,从内心滋生了酷似妈妈的力量,养育妹妹弟弟的担子,由我一肩挑起。这次我甚至没流泪,也没向任何人开口求助。

得到妈妈的来信,是半年以后了。信纸上传来她一如往日的温馨体贴,只简单地叙述了她在那里生活和劳动都很好,不让我知道她的艰辛。说是给我织了图案漂亮的毛衣,她会托可以出来探亲的队友捎给我。不谙世事的我真的以为她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地方,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去看她。直到那一天,骑了二十里路的自行车,赶到她所在的马甸北苑农场,才体会到被专政的冷酷和屈辱。去那里和探监没有两样,持枪的兵把守着大门,上面有类似炮楼的瞭望台。这里没有人把我视为三好学生,能够光荣地站在国庆游行的彩车上,走过天安门。我只是犯人的家属,他们天经地义地对我们呼来喝去。我给妈妈带去了一罐炸酱,先在外间被检查过了,然后依次排队进去,被告知只能交谈

十五分钟。在一条长长的木桌子一边站定了，等待着妈妈和其他劳教人员被带出来，每次十几个人。妈妈出来了，她瘦多了，眼睛深深地凹进去。被带到了长条桌子另一端，我们隔案相望，连手都不能碰一碰。我又禁不住要哭了。妈妈笑着安慰我，问弟弟妹妹怎么样。我哭得更凶，说生病的妹妹被民政部门送进了清河疗养院。其实那里是收容孤苦老人的养老院，大概因为有医生护士吧，也把生病的、无家可归的人收容进去。妈妈眼光黯淡了，我忙说，妹妹还不错，我每星期日去看她一次，她要我给带油饼和柚子去，我骑车要骑差不多两小时。妈妈从兜里掏出了几块钱，说是她几个月攒下的劳动津贴，让我带回去。我还没来得及把钱推还给妈妈，时间就到了。一声哨响，他们就被带走了。我迟迟地站着，后悔为什么又哭，只谈了自己这边的事，还没来得及问妈妈到底怎么样？

后来在妈妈的坚持请求下，她被允许去看了一次病重的妹妹，给她带去了一个大柚子，掰开了，一瓣一瓣喂着妹妹吃完。没过两个月，妹妹就病死了。只有我一个人被通知去了。妹妹干瘦扭曲的身体，缩得象个六、七岁的孩子，脸是青的。我知道妹妹由于运动神经失调，吃饭时连勺子都放不准到嘴里去，那里的护理人员对她不耐烦，同房的人也欺负她。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同意把她送到那种地方。我应该辍学，自己照顾她。再次见到妈妈，我又哭了，妈妈为减少我的痛苦，反而表现平静。我又被安慰着。按理说我应该懂事，该被安慰的是妈妈。

妈妈后来要求我，不要每月都去探视她了，她很好，所发的劳动津贴也被允许去买些生活日用品，叫我不必惦记她。我不知道个中究竟，听惯了话的我，只是按照她的要求去做。1962年初，她被保外就医，我才知道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她是怕传

染给我，宁肯不见我。妈妈的防范救了我。高中毕业时，我查出了肺上有阴影，后来拍了X光片，说是已经钙化，才被允许毕业，投考大学。

我考上了电影学院导演系，若不是鬼使神差，就是因为主考老师的善良、惜才和对考生的一视同仁。我佩戴着“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走在路上、搭乘公共汽车时常常招致好奇、钦羡的目光。我又变成青年中的佼佼者了。妈妈在替人家当保姆，星期天放假，我就去妈妈那儿，帮妈妈洗净一盆一盆的衣裳。妈妈在街道做绣花的活计，每小时能挣一毛钱，我也学着飞针走线。妈妈去火车站当脚力，扛冬储大白菜，我也替她去干点。那一包包冰冻的大白菜包，少说也有一百多斤，压在背上，沉得直不起腰，冰得背生疼；走上几趟，两眼冒金花。我去，是蜻蜓点水，妈妈可是每日每天。她的肺结核还没有全好，因为弟弟的肝硬化脾脏肿大要住院。我在大学没有收入，她除了要挣两人的吃喝，还要挣出给弟弟治病的钱。妈妈从没有怨言和呻吟。我当时也二十岁了，成人了。若是在一般的家庭，我是否应该停学去工作，帮助家里渡过难关的问题很自然地会被提出来。而在我们家，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想都没想过。妈妈自己用了多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困苦，却不肯动我分毫。我被妈妈呵护着，尽管我早已到了分担家庭重负的年龄。

社会对妈妈的所有碾压、打击也重不过我在“文革”中要与妈妈划清界限的那一击。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都想回避这一问题，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但我的良心明白，这里没有解释。什么解释都是苍白的。我已经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释，就越见人性的残破和丧失。我一向认为自己善良，乐善好施，菩萨心肠，却对自己的妈妈施下最恶、最无人道的丑行。我一向奉行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处事之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事之道，为什么没有实现在自己的妈妈身上？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社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我不可以说不了解我妈妈。我那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辨别？为什么不能稍稍抗拒一下潮流？妈妈顶住重压二十年，我为什么连几年都顶不住？最伤人处，莫过于至亲至爱对自己的怀疑、不信任、误解，以至划清界限、视为路人。为了在社会上、在组织中得到别人对自己的一点点的信任，不惜伤害自己的母亲；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亲人的命。不能因为此种情况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就姑息开脱自己。如果人人都能有不泯灭自己的良知和良心的定力，“文革”的灾难就远不会达到这样的深入和广泛。

从二十八岁到八十一岁，生活的残酷和凛冽并没有摧枯妈妈温婉细腻的女性情怀，她热情的天性一度被迫掩埋，拂去尘埃仍然恣意奔放。她胸怀宽厚，悲天悯人，一切从大处着眼。她含辛茹苦，并不企盼儿女知情。她的给予从不期待他人报偿，从不强求别人听从自己，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允许他们自己去认识，哪怕执迷不悟，她也会等待，再等待。她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笔耕，直至今天，乃勤奋不辍。她将会得到理解，得到回应。她的作品一版再版，证明了这一点。向她回眸的读者，静下心来倾听她的娓娓细语，审视她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将深深体会到那个时间段所饱含的沧桑。

二〇〇一年十月

目 录

序 言

未曾忘记的/柳青

上 编

傍晚的喜剧·····	3
蚌 ·····	13
鱼(附:写在《鱼》原版重印之时) ·····	73
侨民·····	122
蟹·····	128
行路难·····	207

下 编

为什么写散文·····	217
-------------	-----

佛像画册与松本妈妈	
——喜读《戴草笠的地藏菩萨》	218
人家尽枕河	221
远山博士的遐想	223
长春忆旧	227
我与日本	230
情到深处	235
我与张爱玲	238
萧红笔下的女人	240
我的青少年时期	245
我的大学生活	280
在温哥华的沃土	290
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陈放）	293

上编

傍晚的喜剧

小六子在厨房里烧炭，紧烧炭也不红。豆大的汗珠子顺着瘦削的小脸往下淌，滚到脖颈处汇成一条条小河，沿着敞着的布衫领子流到了脊背上，像蚯蚓似地爬来爬去；闹得小六子嗓子眼发干，心窝里发燥。越发燥，炭就越不见红，气得小六子甩了口唾沫，唾沫粘在灶堂对面油腻腻的碗橱上面，成了个耀眼的大白点，白点四周还拉着细细的吐沫丝。

“活像个王八盖子，真真切切的是个王八盖子。”小六子把枯柴似的小手指头沾了口唾沫，在适当的地方引出个王八头，然后敲着王八盖子，拍得唾沫咕唧、咕唧响，嘴里不敢骂出声，心里却骂着：“打死你个活王八，你这软盖的活王八。”

其实，什么是软盖的王八，小六子并不明细。只因为这是内掌柜骂掌柜的一句口头禅，他也就顺口骂出来了。这么骂，似乎出了一口恶气，究竟该骂掌柜，还是该骂内掌柜，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心里憋得慌，骂骂痛快就是了。一想到内掌柜，小六子猛然记起自己正在烧炭，赶紧转到灶前。炭已经烧过了头，挂着一层白灰。小六子吓得心头突突乱跳，把炭拣出来，稀稀疏疏，不过

刚刚铺严了熨斗底儿，内掌柜正等熨斗用，小六子不敢再重烧，怯怯地提了熨斗，迈进了上房外间。

内掌柜站在熨衣台前，使劲扇着大蒲扇，脚下那只用过的熨斗，底朝上摆在砖地上，显然已经失去了热力。望着内掌柜那汗水淋淋的宽脑门，小六子明白自己误了活计，放下熨斗想溜，盼望能躲过一顿狠打。还没等他转身，内掌柜“嗡”地吼了一声，震得她那梳得油光水滑的发髻上的大红纱花，索索地颠了几颠。小六子停下身子，心里暗暗叫妈，妈这会儿可救不了他，要不是铁道线建什么防护网占了他家的菜地，妈妈是怎么也不舍得把他送出来学徒的。

内掌柜两条浓眉往中间一凑，被汗水冲得粉痕斑驳的脸横着。她掂了掂熨斗，指着小六子的鼻子：“小六子，你又皮紧了是不是？你看你烧的这炭，能熨衣裳吗？熨你的皮倒够热，我就熨熨瞧瞧。”说着，绕过台子就来抓小六子，小六子可吓傻了，光哭，连告饶的话都忘光了。

内掌柜举着的熨斗被人接过去了，那是朝鲜师哥。师哥文文静静，总是细声细气。师哥说：“天热，炭化的快，小六子也是烧的少了点，叫他再烧两块去。你老也趁这工夫喘口气。天热、活紧，犯不上跟这屯里来的笨小子生气。”这几句细声细气的话像阵小轻风，凉丝丝地送到了内掌柜的耳边，眼看着内掌柜那凑在一起的眉毛就平展开来，小六子的心也平定下来，止住了哭声，怯怯地望着内掌柜那开了晴的脸，一步步挪过去，去接师哥手里的熨斗。内掌柜一把扯着小六子的膀子，吓得小六子一哆嗦，内掌柜的手指头戳着小六子的脑门子，狠骂道：“怪不得师哥说你笨，你可就是不开窍，你就不知道去拎那只凉透了的？这只里的炭能白烧吗？你看看师哥是怎么干活儿的？”

那边师哥早铺好了一件喷过水的衬衫,准备熨了。

小六子瞧了师哥一眼,师哥还是那眼神,尽管脸上有笑模样,眼神却还是阴幽幽的;小六子怕看师哥的眼神,一看就能勾出自己的眼泪来。小六子低头拎起了砖地上的熨斗,装着不在意的样子碰了师哥一下,算是表表对师哥说情的感激之意。还没等他迈出门坎儿,内掌柜追上了一句:“小六子,你仔细着点,这回饶过你了,你再不上心干,我就把你休回去,叫你们娘两个喝西北风去。”

西北风可解不了饿,小六子可不敢大意了。内掌柜说话干脆,说一不二,这镇上无人不晓,人们都说也就是内掌柜这么个耍人的,才敢在这镇上开浆洗房。人们还说:也只有内掌柜才有本事从大连找来师哥。这师哥调粉子上浆的手艺谁也比不了。调的粉浆不稀不稠,上到领子袖口上不过不软,熨出来小镜子似的光光滑滑。还有人说,这师哥不是雇来而是买来的。人怎么还能买,小六子是绝不相信这话的。不过,师哥脑瓜儿灵,眼里有活儿,这小六子完全信得过;勿宁说是佩服,佩服得小六子对师哥言听计从。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据说,自打师哥来到这店里,店里的活儿推都推不开。铁道里铁道外混洋差使的人,都送衬衫到这里来洗。累得内掌柜总喊腰痛,那两个专管洗衣裳的大娘,手都叫碱水泡肿了。就是小六子打杂烧炭,腿也跑细了。有一件事使小六子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人们背地里耻笑师哥,管他叫兔子。人怎么是兔子,就是真是兔子,兔子也没什么不好啊。

这回,小六子可真上心了,他在炭篓里挑来选去,拣了几块一敲嘤嘤响的炭架在地灶上,这挑炭也是师哥教他的。师哥说:一敲嘤嘤响的炭是好木头烧的。这样的炭,火力强、化得慢。他

试了几回,确实不爱化。一到应急,小六子就拣这样的炭来烧。这种炭也有缺点,就是红得慢。

小六子盯着炭再也不敢走神儿,两只眼望着炭发愣。谁家葱花爆锅的香味由敞着的窗户灌进来,晌午吃的两碗高粱米饭早就没影儿了。这爆锅的油香勾起了小六子的馋虫,小六子直咽口水,真想吃点东西才好。一想到吃,小六子的小心眼儿往下一坠。自个儿一天三顿饱饭还想另外吃东西,妈这会儿还不知道有没有下锅的米呢。水黄瓜该上市了;房后那点地栽不了几棵秧,不知结了多少瓜。说是到八月节结工钱,能求求师哥说情支两块工钱给妈送去才好。快渍小螃蟹了,妈妈自己能扒上今冬够吃的腌海菜吗?买盐的钱怕也没有,只能求求师哥了,自己可不敢找内掌柜提出支钱的事。师哥是朝鲜人,朝鲜人是二太君。虽说师哥没爹没娘是个孤儿,可他是朝鲜人,朝鲜人说话顶用。

灶上的炭不知烧着了什么,爆了个大大的炭花,吓了小六子一跳。炭这会儿可是真红了。小六子抄起火筷子,打开熨斗盖,还没等火筷子碰上炭,胳膊就被人揪住了。这是一阵风似的卷进来的少掌柜。

“走!小六子,带我练车去,对门二小,前街锁柱子都在练。爹那辆新三枪,就在门里摆着呢!没锁。”

“内掌柜等着使熨斗,我正烧炭。”

“别拿我妈唬人,你去不去吧!”少掌柜说着就动了手,狠狠地拧着小六子的耳朵,小六子那积满泥垢的耳唇登时出了紫疙瘩,痛得小六子眼泪都下来了,连忙用手去护。

“你给我走吧!”十岁的又高又胖的少掌柜,揪着小六子的衣领,连推带操,像老鹰捉小鸡似的轻轻松松地就把十四岁的小